

弦外之音廣州行



家庭醫學

撰文：羅思敏醫生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我這次應邀到廣州中山大學北校區，即前中山醫科大學，向96位來自廣東省不同地區及各專科的醫生同業，就醫學人文及醫患溝通作一個3小時的演講。每次受邀請到不同省份參與培訓工作，我都會發現聽眾們其實都是臨床經驗豐富的同業，在各自領域上的理論水平深厚，與其稱之為單向式的演講，不如形容為又一次講者與當地同業的真摯交流。

尤其在網上資訊發達的年代，很多理論及概念也詳細被記載於網頁之上，知識的傳播已一早不限於講堂之內。

各地同業有緣共聚，宜超越知識的單向傳遞，鼓勵互動交流，集思廣益，引發各人回到所屬崗位後的反思，再產生新的知識和視野，各自實踐於臨床工作之上。

敘事治療

由於我從四五歲開始便喜歡講故事，爸爸媽媽一直都是我的忠實聽眾，從醫之後更有機會每天聆聽別人的故事；兩年前開始又接觸了敘事治療，了解到各人生命故事的奧妙。因此當我每次站在講台上時，講故事也就成為了我和聽眾們交流的其中一道橋樑。

這次我在中山大學的講堂裏，跟大家分享了於2013年6月13日在香港《信報》家庭醫學專欄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誰令你流淚」：故事講述一位中年父親踏進診症室內，第一條問醫生的問題是：「究竟從醫學的角度分析，一個人死後還會流淚嗎？」

我在講台上，也問各位同業：「如果有病人這樣問你，你會如何解答呢？」每次也會在講堂裏牽起一片討論，無論答案認為是會還是不會的，主流意見都是從科學的角度上分析；不過今次在中山大學的講堂裏，其中一位聽眾，我記得是一位中年女醫生，卻提供了一個例外的答案：

聽眾：「我不會這樣回答他。」

我：「為什麼呢？」

聽眾：「因為病人這樣問，應該背後是有些原因的，我會問他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立刻離開講台，走到這位聽眾跟前。

我：「你會這樣問，是聽到什麼嗎？」

聽眾：「是的，我聽到弦外之音。」

我：「對啊！只要我們把眼睛、耳朵和心扉也都打開，就能聽到世上的弦外之音。那位病人的女兒，因為失戀，回家向父親道別後，便跑上19樓天台一躍而下，當場斃命，父親彷彿看見躺在地上的女兒，眼角有淚痕，感到這是女兒捨不得父親的證據。如果我們能聽到弦外之音，就會知道這位病人需要的，究竟是一個科學的分析答案，還是一個至親離逝的哀傷輔導治療。」

說話背後

事有湊巧，由於我也正在籌備一個關於弦外之音的音樂與健康推廣活動，也就翻查了「弦外之音」的典故，原來是追溯至南朝史學家范曄，也就是歷史名著《後漢書》的作者。據說范曄除了史學成就出眾，還精通音律，彈得一手好琵琶，但為人傲岸不羈，拒絕曲意逢迎。皇帝多次暗示想聽曲，他也故作不知，直到皇帝要唱歌下旨要范曄伴奏，他才勉強奏了一曲之後便立即罷彈。

跟不少歷史名人一樣，范曄被控謀反，最終是被賜死的，他在牢獄裏寫下家書，提到音樂的最高



作者應邀到廣州中山大學北校區演講，分享與病人討論弦外之音。
(網上圖片)

境界，並不在乎是否雅樂（指合乎皇室大型典禮規範的音樂），而是那弦外之響，虛響之音，令人不知其從何而來，其中意蘊乃優美動人之極。范曄的故事一直觸動着我，演奏家等待着能聽到弦外之音的聽眾，病人不也是期盼着能接收到言外之意的醫生嗎？能夠聽到世上的弦外之音，其實是一種祝福。

醫學人文

在回程的直通火車上，我仔細欣賞着由中山大學醫學繼續教育中心王少鑫主任贈予的紀念木盾，上面雕刻着孫中山先生給予大學的校訓「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令這紀念品的重量遠遠超越一塊木頭。

孫中山本來是一位年輕醫生，以他的醫術足以讓他過上一世安逸的生活，不過他卻選擇去醫治當時社會的失調，踏上一條崎嶇的革命之路。我估計當年的醫學院尚未有規範化的醫學人文課程，不過

孫中山先生不正是用他的一生，來身教世人什麼是人文精神、關懷和素質嗎？

在1919年，即孫中山先生53歲的時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被譽為「現代醫學之父」，時任牛津大學醫學教授的著名醫學家及人文學者William Osler，在英國古典學會發表的「舊人文學與新科學」主題演講中，倡導科學教育與人文學科應互相了解，更提出醫學人文學者的概念，他認為醫療實踐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生意，是使命而不是交易，而這項使命是需要用心與用情來修煉的。我深信，不只醫患關係，其實在人世間的所有關係裏，欲聽弦外之音，除了用上一對耳朵，還有一顆清淨的心和一份真摯的情。

(醫學人文系列之十一)

www.hkcfp.org.hk

